

约翰内斯堡 - 关于 CCWG 问责制工作流 2 事项讨论的 GAC 会议
2017 年 6 月 28 日 (星期三) - 10:30 - 11:30 (约翰内斯堡时间)
ICANN59 | 南非, 约翰内斯堡

施耐德 (SCHNEIDER) 主席: 诸位同事, 请入座。我们需要继续后面的讨论。我们知道如今时间都很紧张, 我们需要继续讨论了。谢谢。

这是一次有关跨社群工作组的工作流 2 的会议, 涉及到增强 ICANN 的问责制。我们很高兴能够拥有一名 ICANN 史上最佳的演讲家, 托马斯·李凯尔特 (Thomas Rickert), 他是工作组的联合主席, 现在和我们一起, 将会给我们提供有关最新进展以及时间计划和流程方面的信息, 当然他也非常乐意和我们讨论话题, 现在我们抓紧时间, 让托马斯发言。

请大家回到座位上, 端好咖啡不要洒出来了, 请入座。非常感谢。

托马斯·李凯尔特: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 各位上午好。欢迎大家回到 GAC 会议上来。

我已经发送了一些幻灯片, 可以在 Adobe 房间中把它们调出来吗?

我的计划是不在演讲上用太多时间, 只是概述一下我们所处阶段, 然后会稍微深入地谈谈两个话题, 因为我相信这些话题是关系到这个工作组的, 其中一个是管辖权子团队的最新进展, 另一个是工作流 2 建议的整体批准流程。

正如大家所知,小组或者说工作流 2 工作划分成了数个子团队,在大家面前的幻灯片上可以看到,我们有子团队在进行建议方面的工作,并且我们有全体会议方面的工作。

所以在本次演讲中你会了解到的是有关子团队进行的工作的最新信息,以及在全体会会议层面的工作进展。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现在显示在大家面前的是提取自文档的内容,这个文档是每月发布的,也就是 CCWG 公告板。如果你自己想了解我们的工作进度或把相关情况报告给总部,这将是一个可供你参阅的文档,其中展示了各个子团队的工作完成状态,非常方便。它的长度只有几个幻灯片。

在这里可以看到完成百分比,这当然不够详尽,但是至少可以让大家了解对于各个主题我们当前的完成状态。

然后你会找到这个绿色和红色的标记。大家可能会发现有一些内容值得注意,我们将它们标成了绿色和红色,这是因为我们最初有一个时间计划,并且我们依据这个初始时间计划来衡量事物,但之后我们要求了更多时间,我一会就会谈谈这个。所以没有改动的时间计划为红色,而对于修订过的时间计划,将标记为绿色。我们用这样的显示方式是因为直到最近都不确定是否会得到延长时间的批准。现在可以放心地说我们将时间延长了一年,因此根据修订过的计划,在子团队中进行的所有不同工作都开始上路了。

我们将展示另一个幻灯片，提供有关公众意见状态的信息，现在请切换到那个幻灯片。

这是我们在 CCWG 中所做的工作，我们在工作流 1 中完成了这些，并且我们继续在工作流 2 中进行这些工作，一旦我们制作了文档，就不能在一次会议上达成一致，我们会在全体大会上将子团队制作的文档朗读两次。

子团队将持续进行文档工作，直到它们对结果满意。如果子团队对于自己制作的文档满意，就会提交给全体会议，所以这里大家看到的都可以视为已经完成的工作，同时也得到了子团队的优质评估。

“管辖权”不是时管辖权建议，而是所谓的管辖权调查问卷，我确信你们所有人都看到了这份调查文件，在其中我们要求社群举出他们在 ICANN 内管辖权框架工作上发现的问题的例子。

这个调查问卷本身就朗读了两次。然后将它发布以征求公众意见，直到公共评议期结束。

对于第一个透明度建议集，这方面是相同的。

诚信行为建议具有自己的公共评议期。现在大家可以问问自己：什么是诚信行为？我们都是以诚信行事，对吗？

我想重申一下，因为这可能有点模棱两可，大家可能还记得我们有一个社群权力可解雇 ICANN 董事会的各个董事以及 ICANN 董事会本身。如果社群中有人提出解雇一个或多个董事

的申请，那么就存在着风险，受影响的董事可能会尝试进行报复，并说“你所说的是错误的，是在对我毁谤，企图让我从 ICANN 董事会离开”，因此在工作流 1 中，我们提出了一个机制，通过这个机制，社群中的个人如果面对董事或多个相关董事的法律诉讼，则会得到 ICANN 的保护。

但是也可能存在确实是在毁谤的情况，提供了不实的信息，存在人身攻击或其他问题，因此我们尝试一致同意采取某个流程，说明“好的，如果你作为社群成员按照规则行事，按照针对董事解雇流程的诚信行为规定行事，如果你没有诽谤，所有信息都准确无误等等，那么你就会得到 ICANN 的保护”。

另一个子团队在 SO/AC 问责制上有了可观工作进展，他们也提出了一套建议以征求公众意见并且公共评议期已结束。

在多样性方面，有一个调查问卷。这上面也不是一整套建议，而只是一些信息，用于告知将在稍后阶段生成的建议。在这个调查文件上，公共评议期也已结束。

在人权上，仍然还没有结束，并且我们也已经收到了来自 ICANN 董事会的一些反馈，我将回到另一个幻灯片上。

对于其余的子团队，我们尚没有由子团队完成的初步报告，更不用说在全体会议上分享以进行第一次朗读。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针对独立审核流程的实施监督团队已完成了其草案上的公共协商，这是一份本年初的草拟补充规则。他们现在正在进行这些更新的实施工作，在这个夏天的晚些时候，会就这些补充规则开始另一个公共评议期。

如果你还没有看这方面的内容，请先看看，因为有一些值得注意的内容，当前进行了优化，让你确切知道发生了什么。

我想还应当说一下，还有一个单独的小组，我一会儿要谈一谈，那就是 CEP 工作小组，进行合作接触流程方面的工作，这两个流程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大家应当一起了解这二者，因为大家都知道，CEP 阶段是在 IRP 之前进行，因此，时间限制和其他程序方面对于二者都有影响。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在 SO/AC 问责制方面，正如大家所知，存在一些讨论，这回到了监视“监视者”的概念上。我们向美国政府要求，具备美国政府具有的对于 ICANN 的监督角色的全部权力，现在我们已经将这个权力交给了 ICANN 的全球利益相关者社群。问题是如何让这些小组担负更多责任？有一些建议。存在一个公共评议期以及一些反馈，提出了一些我们开始在全体会议上讨论的问题。

所以有一个建议，要求扩展这些定期审核的 ATRT 的范围，大家知道，这存在着一些问题，ATRT 已经有很多事情，我们不当再添加额外的任务。

然后是有关志愿者带宽的问题，因为其中一个建议是应当有志愿者提供的年度报告，因此 SO 和 AC 的意见是我们给志愿者施加了太多负担，他们已经有很多事情了。

然后有一些问题涉及到我们具有的透明度要求。在工作流 1 中有另外一个建议，涉及到所谓的双方问责制圆桌会议。这个想法最初得到了一些赞同或关注，因为这种做法对于让社群担负责任有效。在这之后相关双方以及小组内部进一步讨论了在这方面，子团队表示，这并非强制事项。可以选择性进行。甚至对于双方问责制圆桌会议的选择性概念，也存在着顾虑，因为 MART 缩写中的 "M" 代表的是双方，这将意味着，比如说，GAC 将对 GNSO 负责或 GNSO 将对 ASO 负责。人们认为 SO 和 AC 的问题更应当是对目标小组负责，即对于他们在 ICANN 社群中代表的社群部分，而不是彼此相对立，正因为这个原因，缩写从 MART 修改成了 ART - 问责制圆桌会议。这仍是在考虑中的事情。但是它没有得到强烈支持，我应当说明下。

如果让 SO 和 AC 担负更多责任的建议没有得到社群的足够支持，就会回避仍然存在的问题。大家知道，我们将对 SO 和 AC 没有得到足够支持的行动使用独立的审核流程。但在这上面存在应当使用什么流程的自由讨论，从而达成一致的各方可对要做的事情采取行动或忽略掉 SO 和 AC。

所以正在进行一些事情。不应当过于留意这个。但这仍然是工作小组在进行的工作。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我已经谈了诚信行为子团队。在公众意见中有许多支持意见。只有一个问题来自地址支持组织，因为很显然他们有不同的社群定义，并且他们有和 ICANN 社群中其他 SO 和 AC 不同的内部决策流程。所以他们问我们如何让这个对其运营程序发挥作用。

我们在本周初见到了 ASO。我认为我们可添加透明度并进一步解释流程关系到什么，并且我有信心，我们将弥合这些隔阂，打消一切顾虑。但是在原则上，我可以说尽管 ASO 对于子团队生成的建议有顾虑，但在这些建议的整体概念上，他们和社群的其余部分是完全协调一致的。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人权。建议已经发布以征求公众意见。目前对于公众意见还没有分析，但是我也应当支持董事会进行这方面的工作。所以我认为这是个积极的信号，说明了我们在流程期间如何确保自己从 ICANN 组织得到反馈，从而在流程的后面部分避免问题，到后面会更加难以解决问题。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管辖权。我想这是你们当中许多人一直渴望讨论的话题。我想借此机会给大家说明一下发生的情况，并说明在电子邮件清单上讨论的事情。电子邮件清单很有用，但并不总是最好的通信工具，有时这会导致混淆或甚至是产生摩擦。但是我可以说明，在约翰内斯堡进一整天的面对面会议期间，在长时间而有效果的讨论这个主题之后，CCWG 以全体会议的形式更好地了解了我们尝试达成的目标，并且我认为对于之前在子团队电话中以及全体会议电子邮件清单上提出的许多问题，可以将他们去掉或至少进行限制。

现在我想说明一下，这是我开始针对全体会议的说明。在 ICANN 的决策制定工作中，对于达成一致没有明确的路线。PDP 工作组和其他工作组，我也确信这个组在达成一致上进展缓慢。

管辖权子团队的许多参与者以及社群的其他部分观察到，这个管辖权子团队不只是进展缓慢，还是在原地绕圈，这让一些参与者抱怨，他们并非真的愿意在这个小组中投入时间，因为参与者看不到任何进展。

其他会议提出了两个问题。主席认为我们应当对子团队提出一些指导，从而以建设性的方式找到继续工作的方向。

所以有时会有一种想法，那就是不再将 ICANN 设置在加利福尼亚，而是迁移到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地区。

不时会提出的第二点是对 ICANN 提供整体豁免。我们都知道，有一些法治建设形式，例如红十字，是受到豁免的。但是那需

要完全不同的公司形式。由于这两种想法经常被提出，并且会在管辖权子团队整体讨论中导致中断，在联合主席在之前几个月分析讨论时，我们所做的事情是看看是谁说了什么，并确定特定想法是否有足够吸引力，正如我们所说的，从而有机会在整个小组达成一致。不只是管辖权子团队，还有之后在 CCWG 的全体会议上进行讨论的过程中。

并且我们发现，不只是个别人，而是大多数人，还有这些人代表的小组，都不支持进一步分析和讨论 ICANN 的迁移。另外，他们也不支持让 ICANN 成为完全豁免的组织。

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曾经一起，包括这个小组中的许多政府代表，在社群权利上开展工作，让 ICANN 组织担负责任。并且让 ICANN 完全豁免将让这些社群权利无法实现。我们工作流 2 工作的一般主题之一是我们不会撤消在工作流 1 上达成一致的内容。因此请容许我这么说，对于子团队的程序指导是子团队不应当进一步进行 ICANN 迁移的工作，不应当进一步进行基于完全豁免的概念的工作，而是应当进行基于现有机构的概念的工作，即 ICANN 作为位于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非营利组织，并在该法律理念范围内看看基于问题的响应或补救措施；也就是说 ICANN 总部设在加利福尼亚并且也受加利福尼亚法律的约束。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所做的；我们将会看看基于问题的解决方案。

有人说他们会支持这个将在稍后阶段采取的决策，但实际上没有迹象表明整个团队倾向于将 ICANN 迁移到美国之外或将完全豁免作为目标。诸如部分豁免这样的事情，这随后在我们的通信中进行了阐明，部分豁免将仍然是可能的完美解决方案。这是否有效不是我来确定的。在这个阶段，这是否在子团队中或全体会议中达成一致不是我来决定的，但是我可以这样说，联合主席没有意愿指示小组不要进一步探索部分或相对豁免。其中一个想法——其中一个关注领域是 OFAC；大家知道，制度会妨碍 ICANN 及其签约双方与特定列入的国家/地区、实体或个人签约。

因此在子团队中有人需要或希望就这些 OFAC 相关的问题寻求豁免或得到来自 OFAC 的永久性许可，从而可去除来自 OFAC 制度的限制。

此外，大家知道，其他地理上的隐私问题以及保留的指标将是需要单独补救措施的问题。

所以我希望这有助于稍微阐明发生的情况，因为在这上面的讨论有不少。

我们在本周初的全体会议中了解到的是，甚至一些提出问题的人也同意我们应当专注于我们前进的方向的看法，这也是我之前说明过的。我们不要忘了子团队需要先提出自己的建议。然后他们需要在全体会议上得到通过。所以有一个机会让他们在全体会议讨论中听取意见。然后将有一个公共评议期，在这个

期间可将少数人的声明加入报告。所以甚至是有不同意建议的人也有机会让自己的心声被听到。然后在公共评议期，很有可能公众会赞同少数报告，并让整个小组重新考虑，对吧？

但就像我们需要构建一个房屋，在某个点你需要进行决策，是用木材、水泥还是 adobe 构建房屋，对吧？在你有清晰的愿景之前，你无法确切说明将在哪里安放什么类型的窗户，否则房屋就可能在静力学上发生问题。

所以我认为我们对于管辖权子团队具有很好的基础来继续其工作，这个工作以我们在 workflow 1 中完成的工作为基础，而不是 workflow 1 中未完成的，并看一看基于问题的建议。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我觉得我应该稍微加快一下速度了。多样性子团队正在进行建议上的工作，所以应当注意这方面，因为根据我们的工作原则，在一切最终完成之前将会有有一个第二公共评议期。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对于监察官子团队，这些幻灯片将与 GAC 分享，我确信。对于这个我将不再详谈，以免在这里说得太多。对于监察官的角色已经完成了独立的研究，我们可以说的是，ICANN 中的监察官是独一无二的监察官，在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这种概念。但是子团队所进行的工作是明确限制监察官可以做什么和不可以做什么。所以请注意那些建议。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因此透明度子团队也在进行有关一套建议的工作。大家应当留意一下。有一个公共评议期。目前正在分析公众意见。但是我们可以说的是，ICANN 法律部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对于签约的理念。提出了一个开放签约的想法，并且 ICANN 声明这将不会限制 ICANN 寻找合作伙伴并与他们签约的能力。因此这仍在考虑当中。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员工问责制。这是还在进行中的工作。我暂时不谈这个。仍然有一些讨论在进行中。

让我们来看下一张幻灯片。

CEP，我之前已经提到了，在开始 IRP 之前会进行合作接触流程。这不是一个容易的工作，对于 Edward Morris 来说困难不小，他是 CEP 的记录员，要找到关于 CEP 的信息，这是因为许多相关方不愿意谈论发生的情况，因为他们不想把有关流程的信息公开。

为了实际获得信息，他之后选择对有 CEP 领域经历的人提供匿名采访，已经进行了 11 次采访。在本周初的全体会议期间有一个演讲，现在我们讨论的事情是时间表以及这个时间表如何与 IRP 时间安排关联。然后有一些透明度问题。

有一种想法是在不涉及律师的情况下进行 CEP 的第一阶段，从而双方本身可尝试确定问题是什么并找到解决方案，但是我认为在我们的讨论中可以公正地说，这个想法没有得到太多支持，因为我们认为 ICANN 以及相关双方可能不愿意让自己的人员在没有律师出席的情况下发言，因为在涉及稍后阶段的 CEP 或 IRP 时，这可能对结果是决定性的。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

这是我们的财务报告。如果大家对此有疑问，我们可以通过电子邮件进行回复，另外还有 Bernie Turcotte 对这方面进行出色的管理。

我想说的是，之前我们也同 GAC 提到了这个，大家知道我们要求额外延长一年以最终确定我们的建议，但是我们没有将初始阶段申请的资金都用掉了。所以 CCWG 预算不会因为延长而增加。对于人员支持以及 ICANN 引起的其他成本，这仍在移交预算范围内。所以总体开支没有增加。非常好的消息。

我认为对于作为社群的我们，并且我也在留意这里的 GAC 代表，我们需要确保在精力消耗巨大的工作流 1 之后自己有足够的精力，在明年夏天完成我们的工作。因为不管怎样，我们可能无法再获得额外的资金进一步延长。至少我们是不确定的。

可能的场景是，到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要求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资金，CFO 和 ICANN 董事会会说“好吧，你有机会。我们不会对这个资助更长时间。如果你希望进一步提升或改进，让

我们在定期审核中进行这些，定期审核是我们不管怎样都要执行的。”

所以如果不在一起行动，在这个指定的时间范围交付出来，我们可能会错过解决问题的巨大机会。因为在定期审核中进行这个工作时，会更加困难，但是至少，也可以肯定地说，制定问责制的增强将需要更长时间。

所以我认为对于这些方面，我没有针对这个房间的任何人，但是在社群中可能有人会说，好吧，我要来阻碍一下这个流程。让我把这个时间拖得更长一些。最终在等待足够长的时间后，我最后可能会得到想要的结果。这种理念将不会有用，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就改进达成一致，我们最终可能会一无所获。说一无所获可能有点夸张，因为我们已经实现了许多，但至少我们可能无法在已经取得进步的问责制改进上更进一步。

所以我们要抓住机会。我们应该利用好这一时间。让我们以合作和学院型方式工作，以实现真正有效而稳固的问责制增强。

请切换到下一张幻灯片。我已经谈了延长。这没什么。我们继续。让我们来看下一张幻灯片。请继续。再切换到下一个幻灯片。这将是我要谈论的下一个幻灯片，即批准流程。

工作流 2 建议的批准是一个复杂的事情。我们对这个思考了很多，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复杂度层次。我们需要就各个子团队的建议达成一致。我们需要全体会议同意这个。我们需要在单独的整项提案上执行公共评议期。但那个时候每个人会说，好吧，

在没有了解整项提案全貌之前我是不会亮绿灯的，对吗？因为只有 CCWG 采纳了整项提案，我才可以将其置于章程组织面前供其批准，并最终提交给董事会进行批准。

并且我们必须避免的是这些相关方中的一些在该流程的最后时刻进行阻碍，表示自己不支持人员问责制建议的建议 17，对吧？因此我们需要一个流程。

我建议大家把这个放在心上并实际按照它开展工作，这样就可以先得到子团队建议。如果你对于多个子团队建议中的一个有问题，请在 CCWG 或公共评议期发表自己的意见。

然后我们将把意见汇集到一起，发送给 CCWG，同时也发给董事会和章程组织，以获取他们的意见。然后我们将把整项提案汇总。一旦将整项提案汇总，并且没有人在之前提出过有关各个子团队建议的问题，我们计划仅看看不一致的地方。所以我们没有计划将之前经历了公共评议期的子团队的工作结果都陈列出来。我们仅关注缺陷，我们犯错的地方，例如在监察官和 IRP 之间。时间框架可能不起作用。

然后我们将尝试合并然后消除那些问题。但是出于时间的原因，我们提出在单独整项提案上收到的其他实质性意见，我们将对这些发表意见的人说，请在定期审核之前提供这个信息，例如在稍后 ATRT 期间。但是我们不能在单独的子团队上重新开始讨论。

所以我们仅关注独立事项。然后有可能将不再有独立的事项；如果还有，我们将会去除掉。然后将会有最终公众意见。之后会将这个交给章程组织，再交给董事会。我认为当我们到了这个阶段时，就可以开一些香槟来庆祝了。

非常感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我们现在就利用剩下的时间进行讨论。现在我把麦克风交给大家，

好了。首先是阿根廷代表，然后是俄罗斯代表。请举起你们的手。我会记下来。有请阿根廷代表。

请举起你们的手。

阿根廷代表：

谢谢。早上好。感谢你的演讲，托马斯。在我的祖国夏天是在 12 月 21 号开始。是否可以说明一下，因为我们当中的一些人生活在南半球。这样我们所有人都可以确切地知道是在七月。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有请俄罗斯代表发言。

俄罗斯代表：

感谢你的报告。我们了解你进行了非常出色的工作。并且我们理解你的观点，即现在无法考虑管辖区。但是我们不赞同这个观点。因为我们记得，这是在轮次 1 决定的，那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们时间不足，然后成为轮次 2 的问题。现在它不是轮次 2 中的问题，我不了解这个。

我们如何看待它 —— 并且我们就这个问题的提问进行了答复。我们认为 OFAC 风险是全球互联网用户稳定性的基本风险。我认为应该非常严肃地考虑它。并且我们认为它直接与加利福尼亚法律的管辖权的问题相互影响。

并且豁免机制可以某种方式帮助解决这个问题，避免将来发生问题。他们认为问题在于互联网的稳定性，这是 ICANN 的基础。

并且我们确实认为应当详细分析这个问题，并且律师也应当参与到该过程中。即便现在有人认为它不属于高优先级，我认为应该将它纳入并进行分析。如果没有这样做，至少我们会感到遗憾。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俄罗斯代表。

下面请中国、伊朗和巴西代表发言。有请中国代表发言。

中国代表：

我想借这个机会感谢工作流 2 的工作组完成的工作。借这个机会，我想对出色的俄罗斯代表发表的一些观点表示赞同。我还想对管辖权问题发表一点看法。

在整个流程，我想管辖权问题引起了 ICANN 内所有利益相关方高度关注。我们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甚至是敏感问题。这个问题涉及到 ICANN 作为国际机构的合法性。

并且我认为这对于 ICANN 全球化的过程也是个关键的问题。现在我们作为 GAC 成员面临的一个实际问题是在该情况下每个政府达成的国际协议可能受到 ICANN 面临的法律案件的影响。

我们认为这个情况是存在问题的。我们认为国际政治协议或协商可能不会受到本地法律、本地管辖权的影响。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中国代表。我们会记录下你的观点，并让托马斯抽时间答复。接下来请伊朗代表发言。

伊朗代表：

谢谢托马斯。感谢托马斯。两个或一个，我不确定。托马斯，托马斯。

你觉得管辖权状况良好的看法过于乐观了。情况并不好。我们只是在这个漫长的隧道末尾看到了一点光。有限的豁免需要大

量讨论。我不同意“大多数”和“少数”的定义。尽管只有四个或五个国家，但人数达到了数百万，这不应当被视为少数，来自为数不多的国家的人数相当可观，不应当看作少数。我们应该一起努力。无论 ICANN 包含多利益相关方还是不包含多利益相关方。所以我不理解这种少数和多数的说法。我们必须满足这些人和国家的需求。

已经举行了 35 次会议，并且我们只是在工作的开端。我不知道我们可以走多远。但我们需要找到针对该问题的解决方案。

在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谈到了补救措施，然后定义了问题。但是问题是从最开始定义的。其中一个是 OFAC。OFAC 并非是为 DNS 设计。它是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为其他事情设计，并扩展至 DNS。它并不是那样。

所以说主席，推动会议并不是你的职责，你的职责是鼓励小组找到良好的解决方案。这正是我们在联合主席身上期望的。所以请大家考虑一下吧。我们需要为问题找到解决方案，找到有效的解决方案。这对我们非常重要。

其他的九个问题的重要性没有达到管辖权问题的程度。管辖权是关键点。建立问责制总的说来是无意义的。它是在另一层管理当中创建管理。是他们样这样做，我们不关心。但是我们关注管辖权。我们需要对人的问题找到解决办法。请仔细观察、谨慎开展会议并尝试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谢谢主席。

施耐德主席： 谢谢伊朗代表。

巴西代表。

巴西代表： 谢谢托马斯。好吧，我想说的是，我们已经赞同了几分钟以前托马斯·李凯尔特说明的提案，作为前进的方式并相应地在这些工作小组中推动工作，具体方式是避免讨论暗示 ICANN 迁移的建议，以及以某种方式暗示变化、整体变化的建议，以及仔细检查它当前的运作方式的建议。

对于当前工作组中出现的僵局，我们再次认为这是一种实用的办法，而我们受 GAC 的指派也是工作组的成员之一。

我们认为可以允许讨论问题，并且以采用默认的形式为基础，也就是将位于加利福尼亚的公司作为默认模型，但同时也探索一些方法来解决问题。

从第一天起就在进行这些讨论，甚至是在移交讨论的第一阶段中，我的代表团中的其他人为我们从政府运营相比 ICANN 的角度，阐明了这将是非法的；我们将参与到组织的背景中，其中的任何争议解决可转移到内部法庭、国家法庭，不需要我们达成一致，或遵照任何内部决策来对其亮绿灯。

因此我们认为在这个新的构成下它仍然是可行的。工作小组将开展工作，探索争议解决机制的方式。当然，这方面的范围以及问题尚待确定，但是会形成一种情况，在该情况下会造成分离，例如这种默认制度的分离，这会有利于外国政府在 ICANN

内运作,如果有任何争议解决事件发生,直接影响到国家利益,将不自动通过美国法庭解决,而是由达成一致的规则进行指导,由此解决问题。

我们不认为这种豁免的理念意味着 ICANN 将不再担负责任。在这方面将有问责制,因为规则将提供解决途径,这不能等同,我想说,这样将没有办法评估任何有害或者其他消极的后果。

因为这可以说是尝试在工作小组内前进。这不意味着在工作组的工作结束时,会完全打消我们的顾虑。但这只是让小组前进,调查棘手的问题。我们必须进行最终的展望。必须在更广的角度上看这个问题。将把它返回到 GAC 供讨论。

所以我们认为实际的方法是允许工作组以我们认为原则上能解决问题的方式继续工作。

话虽如此,我认为,我们曾表达过这样的看法,有某种办法可以避免僵局,但是和我们之前确立的行事方式有所不同,因为我们是让工作小组先从最开始决定,讨论问题、讨论可行的补救办法,然后讨论如何解决问题。所以用我们之前建立的方式限制了工作组的结果。

借用托马斯·李凯尔特提出的有关房子的类比。我们在开始构建房屋的根基之前,已经确定房顶需要这样和那样的特性。

所以这也是一个避免僵局的实用方法，但是我们似乎没有采取合理的方式运用。但我们认为这可能是目前继续工作的现实方式。

所以我们期望加入工作组，寻求解决方案。这也并不意味着我们同意最终结论。这是必须在到期时间以内检查的东西。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

南非代表。

南非代表：

非常感谢，尊敬的主席先生。也感谢各位代表。

我想正如其他同事所说的那样，[音频不清晰]、伊朗代表和中国代表，有关管辖权的问题非常重要。我感觉有人会对我们现在了解的衔接问题很失望，因为在一天结束时我们不断提起这些原则中的一部分，尤其是在涉及到合作时，它们通常在诞生之初就是为了确保各方能够参与国际活动，尽可能体现多样性，另外也尊重主权问题。主权对于管辖权是关键。

我现在这样说也是从国家的角度，一个受到这个问题很大影响的国家。暂时不提数年内的情况，我认为最近的情况反映了甚至涉及到非洲最近情况的问题。

我基本上认为在大家讨论这样性质的问题的时候，政府已多次提出了问题，大家希望能够回到自己的国家，使用自己的法律，而不是被逼迫到没有选择的境地，只有求助于其他国家的法律。除了主权的问题，对于资源也有影响，因为基本上我认为如果不必实际参与差旅和引起其他所有相关成本，并保留具有这种国际经验的律师，这个律师最终也会对预算造成影响，那么我想就可以更好地利用资源。

所以基本而言，随着工作组完成了大量工作，他们应当记住这样的事实，如果我们让人们加入，则情况将不应当是选择何时了解大多数和少数当前的看法，然后由此进行决策，因为我认为这基本上是一个过于简单的办法。应该寻求妥协的办法，尝试调解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

简单总结下，主席，我认为我们大多数参与 GAC 的人是在这样做，因为我们在尝试尽可能说明自己觉得不满意的许多方面，具体而言涉及到互联网及其治理的整个问题，但是我们愿意举行会议，愿意举行论坛，从而提取彼此的意见并参与，从而在某个点，能够找到调节所有人问题的办法。谢谢。

施耐德主席：

非常感谢南非代表。

我们来自 GNSO 朋友说得稍微久了些。他的演讲为三分钟多，超出了我的预期，这实际是他的问题。噢，不，这当然始终是

大家共同的责任。他是你们当中的一员，所以我可以这么说，他也了解我。

现在有请托马斯简短的回复下专门针对管辖权提出的问题。谢谢。

托马斯·李凯尔特：

非常感谢主席先生，并且感谢大家所做的一切贡献。我特别想要感谢 **Benedicto**，因为他总结并且提出了一些我准备在自己的总结中提出的观点。

首先，当前情况并不是我们停止了对于管辖权的讨论，或者说寻求实用解决方案的进一步讨论受到抑制。实际上，我们应用的工作方法和工作流 1 当中的相同，当我们有各种接合点时，工作组在进一步调查和研究上就有不同的选择，而我们则去掉一些没有很好的机会达成一致的选择。

这就是我们在这里所做的。

请记住，管辖权是一个多层次术语。公司地点以及公司管辖权只是这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我们仍然可以看看合同，合同是由国家的法律进行约束，由此了解应当如何有效解决争议，并且对于南非代表以非洲为例提到的情况，即便 ICANN 迁移到别处，则相应国家可能也是其他许多国家不容易接洽的，所以如果将美国更换为其他国家，也会造成同样程度的问题。

而 IRP 的问题或争议解决可根据我们当前拥有的机构来解决。也就是说，可以更改争议解决的措辞。可以更改用于争议解决的适用法律。所以可以在当前的机构中解决这些问题。

另外，有人也将 OFAC 作为问题提出了。其他国家也有相当的体系。我所在的欧盟也有制裁名单。

所以将 ICANN 迁移到别处本质上不会摆脱问题，但这些也确实是要着手解决的问题，并且基于问题的响应上的工作仍然是完全可行的，而部分豁免的想法，正如我之前所述，没有去除。

那么让我们尝试处理我们面临的问题的解决方案上的回应，并且如我们在 workflow 1 中所说，让我们试试根据加利福尼亚法律进行这个工作，并且仅在我们看到问题之处，我们才需要讨论回应，并且到目前为止，我们所需的所有问责制特性可得到实施，并且我确信工作小组确定的许多问题的解决方案可通过该方式解决。

多利益相关方模型的一部分是并非每一个人可以得到自己想要的一切。

正如我们在 workflow 1 的结论中所说，我们没有让每个人满意，但是也没有让任何人有更多不满，并且我很希望在我们总结 workflow 2 时也可以这么说。谢谢。

施耐德主席：

谢谢托马斯。当然这些问题是我们将来必定还要继续讨论的，那么请容我请求我们来自 GNSO 的同事在下次会议上加入我们。

非常感谢托马斯，我们知道这对你而言不是轻松的工作，但我们一直都感到很满意。这不只是针对问题，也是针对你开展会议的方式以及与你的联合主席一起执行流程而言。非常棒，所以我想就此对你表示感谢。非常感谢。

[掌声]

[听力文稿结束]